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興福篇第九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梁蜀部沙門釋明達傳一

周鄜州大像寺釋僧明傳二 僧誼

隋天台山瀑布寺釋慧達傳三

唐綿州振嚮寺釋僧晃傳四

唐楊州長樂寺釋住力傳五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傳六 善冏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傳七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傳八 [illegible]

唐京師清禪寺釋慧胄傳九 [illegible]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十

唐梓州通泉寺釋慧震傳十一

唐京師弘福寺釋慧雲傳十二

釋明達姓康氏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持齋素初受十戒便護五根年及具足行業弥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飾外申儀軌內樹道因廣濟爲懷遊行在務以梁天監初來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皷行抄劫州郡徵兵克期誅討達愍其將苦志存拯

拔獨行詰賊答其堡壘健猗格引柔
明
御其情欲而風雨晦冥雷霆振擊群
賊驚駭憫余來袁達乃教與子盤旋
誠二營辦始就昏霾並霽山岸潤
氣天地開朗翕然望國並從王化縱
負排數獺并前趨者其徒充擁遂使
江路肅清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
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次中路逢
有人縛花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
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衣中
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
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米淋之其
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際
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搆浮圖及造
精舍不訪材石直覓匠工道俗莫不
怪其言也于時二月水竭即下求木
乃於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剎柱長短
合度僉用欣然仍引而竪焉至四月
中涪水大溢木流暨江自泊村岸都
無淄者達率合邑素通皆接取縱橫
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
一時繕造促不逾時煥然成就而躬
襲三衣並是麻布破便治補寒暑無

華有時在定擬于紙林耕然火起衆（續高僧傳本卷九聖十 明）
往撲滅惟覺有源有沙門昌拔者積
悲寧磨來從之益達使援扶令行不
移晷景緣步而後歎其德顯濟功不
可識其例甚矣又布薩時身先衆坐
困有偷者穿墻負物既出在外迷門
方所還来投寺遂以命而遣之故違化
行楚蜀德服如風之偃仆也故使三
蜀氓流或執爐請供者或散花布衣
者或捨俗歸懺者或剪落從法者因
積歲計又不可紀以天監十五年隨
始興王遷荊州冬十二月終于江陵
春秋五十有五達形長八尺容止偉
然數弘律訓及以講誦作諷俗書用
悟昏識銓序罪福無待重尋故詳略
而傳矣
釋僧明俗姓姜鄭州內部人住既山
極立性淳素言令質樸敘悟非任而
能守柴自修不隨鄙俗雖不閑明經
諾然嚴操貞梗有學時俗因遊邑落
往還山谷見一嶠岸屢有異光悠而
尋討上下循擾乃見潤戍石趺一枚
其狀高大遠望岸側臥石如象半現

涔外遂加功發掘乃全像也形同佛
相紲如鐵礦不加鑿琢宛然圓具舉
高三丈餘時周武已崩天元嗣曆明
情發增勇不懼嚴誅頓問古老無知
來者其地久荒榛梗素非寺所明自
惟曰當是育王遺像散在人間應現
之來故在斯矣即召四遠同時抬舉
事力既竭全無勝致明乃執爐誓曰
若佛法重興蒼生有賴者希現威靈
得遂情願適發言已像乃忽然輕舉
從山直下徑趣趺孔不假扶持卓然
特立大衆驚嗟得未曾有因以奏聞
帝用為嘉瑞也乃改元為大像焉自
尒佛教漸弘明之力也又尋下勅以
其所住為大像寺今所謂顯際寺是
也在坊州西南六十餘里時值陰暗
便放神光明重出家即依此寺盡報
修奉大感物心以開皇中年卒于彼
寺余以為興福之來事有機會感見
奇跡其相彌隆略引五三用開神理
至如徐州吴寺太子思惟瑞像者昔
東晉沙門法顯僊節西天歷覩聖迹
往投一寺小大承迎顯時遇疾心希

鄉飾主人上坐親事經理勅沙弥為
取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
往彭城吴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腳
怯其旋轉之頃而遊万里之外方悟
寺僧並非常也及隨船還故往彭城
訪吴蒼鷹具知由委其犬齒餘血塗
門之處猶在顯曰此羅漢聖僧血也
當時見為取食向期犬遂損耶鷹實
懺咎即捨宅為寺自至楊都廣求經
像正濟大江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
長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
流杲岸以事奏聞有司觀檢乃龍齒
也鷹求像未獲泝江西上暫息林間
遇見婆羅門僧持像而行云往徐州
與吴蒼鷹供養鷹曰必如来言弟子
是也便以像付之鷹將像還至京詔
令摸之合造十軀皆足下置字新舊
莫辯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末
恰至鷹取還得本像乃還徐州每有
神瑞元魏孝文請入北臺高齋後主
遣使者常虔之迎還鄴下齋滅周廢
為僧藏弆大隋開教還重興世今在
相州鄴縣大慈寺也又京師崇義寺

石影像者形高一尺徑六寸許八楞紫色內外映徹其源梁武太清中有天竺僧齎來謁帝會侯景作亂便置江州廬山西林寺大像項上至開皇十年煬帝作鎮江海廣搜英異文藝書記並委讎括乃於雜傳得影像記即遣中使王延壽往山推得王自虔奉在內供養在蕃歷任每有行往函盛導前初無寧舍及登儲貳乃送於曲池日嚴寺不令外人瞻覩武德七年廢入崇義像隨僧來京邑道俗備得觀仰其中變現斯量難准或佛塔形像或賢聖天人或山林帳蓋或三途苦趣或前後見同或俄頃轉異斯並目矚而叙之信業鏡而非謬矣貞觀六年下勑入內外遂絕也又梁襄陽金像寺丈六無量壽瑞像者東晉孝武寧康三年二月八日沙門釋道安之所造也明年　季冬嚴飾成就剌史郗恢創莅此蕃像乃行至万山恢率道俗迎還本寺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合境同嗟具以聞奏梁普通三年勑於建興苑鑄金銅花趺高六尺

處一丈上送示足並碑讚之[illegible]刻等像
爲文又荊州長沙寺瑞像者晉太元
年中於城北現光相奇特具如前
傳形其像異高於七尺昔經夜行人
謂非類以刀擊之及旦往視乃金像
也刀所擊處文現於外梁高奉法情
欲親謁雖加事力終無以致後遣侍
中虞齊香供丹款旣達夜忽放光似
隨使往旦加延接還復留身重謁請
祈方許從就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
竟路放光相續不絶白黑欣慶在殿
供養三日已後從大通門送同泰寺
未被火燒堂塔並盡惟像居殿特然
獨存又高齊定州觀音瑞像及高王
經者昔元魏天平定州募士孫敬德
於防所造觀音像及年滿還常加礼
事後爲劫賊所引禁在京獄不勝拷
掠遂妄承罪並處極刑明旦將决心
旣切至淚如雨下便自誓曰今被枉
酷當是過去曾枉他来願償債畢了
又願一切衆生所有禍橫弟子代受
言已少時依俙如睡夢一沙門教誦
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令誦千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illegible]張 [illegible]

得免死厄德既覺已緣夢中經一無
謬誤比至平明已滿百遍有司執縛
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遍
執刀下斫折為三段三換其刀皮肉
不損佐以奏聞丞相高歡表請免刑
仍勅傳寫被之於世今所謂高王觀
世音是也德既放還觀在防時所造
像項有三刀迹悲感之深慟發鄉邑
又昔弥天襄陽金像更歷晉宋迄于
齊梁屢感靈相聞之前紀周武滅法
建德三年甲午之歲太原公王秉為
荊州副鎮將上開府長孫哲志性凶
頑不信佛法聞有此像先欲毀之邑
中士女被廢僧尼揜淚痛心無由救
止哲見欽崇弥至瞋怒弥盛逼逐侍
從速令摧弥令百餘人以繩繫項牽
挽不動哲謂不用加力便杖監事人
各一百牽之如故鏗然逾固進三百
人牽猶不動哲怒弥盛又加五百牽
引方倒聲振地動人皆悚慄哲獨喜
勇即遣鎔毀之都無魅懼自又馳馬欲
報刺史裁可百步墻然落地失瘖直
視四支不勝至夜而卒道俗咸快當

毀像時恭㬋下倒書永内銘去晋大
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
陽西郭造丈八金像興像更三周甲
午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興廢法
符同焉信知印手聖人崇建容範動
發物心生滅之期世相難改葦理之
致復何虛矣又楊都長干寺育王瑞
像者光趺身相祥瑞通感五代侯王
所共遵敬具如前傳每有亢陽之歲
請像入宮必乘御輦上加油帔僧衆
從像以盖自遮初雖炎赫洞天像出
中途無不雨流滂注家國所幸有年
斯賴所以道俗恒加雨候至陳氏禎
明年中像面轉西直月監堂晏迴正
南及至晨起還西如故具以奏聞勅
延太極殿設齋行道先有七寶冠在
于像頂飾以珠玉可重百斤其上復
加錦帽經夜至曉寶冠掛于像手錦
帽猶加頭上帝聞之乃燒香祝曰若
必國有不祥還脫冠也仍以冠在頂
及至明晨脫掛如故上下同懼莫測
其徵及隋滅陳降舉朝露首面縛京
室方知其致文帝後知乃遣迎接大

內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
坐乃下勅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
可令有司造坐像其相還如前王令
像送興善寺既達此寺形相偉壯不
會即撥遂置于北面又明見像乃在
南面中門衆咸異焉還送北面堅封
門鑰明旦更看像還在南合皆愧悔
謝其輕侮即見在寺圖寫殊美又梁
高祖崇重釋侶欲尚靈儀造等身金
銀像二軀於重雲殿晨夕礼敬五十
許年初無替廢及侯景篡奪猶在
供養太尉王僧辯誅景江南元帝渚
宮復沒辯乃通款於齊迎貞陽侯為
帝時江左未定利宮相雄辯女尋杜
龕龍典衛宮闕為性凶悍不見後世發
毀二像為金銀挺先遣數十人上三
休閣令鑿佛項二像忽然一時迴顧
所遣衆人失𤸎如醉不能自勝杜龕
即被打築遍身青腫惟見金剛力士
怖畏之像竟来打擊略無休息呻號
數日洪爛而死及梁運在陳武帝崩
背兄子陳蒨嗣曆大業將修葺見造
輼輬車國創新定未遑經始勅取重

雲殿中佛像寶帳珩珮珠玉瑩飾之
具將用送終人力既豐四面齊至但
見雲氣擁結園遶佛殿自餘方左白
日開朗百工閙怯同夲看覩須臾大
雨描注雷電震吼煙張鴟吻火烈雲
中流光布熖高下相涉並見重雲殿
影二像峙然四部神王并及帳座一
時騰上煙火相扶欻然遠逝覩者傾
都咸生深信雨晴之後覆看磬惟昰桂
礎存焉至後月餘有從東州来者是
日同見殿影東飛于海今有望海者
時往見之近高齊日沙門僧護守道
直心不求慧業願造丈八石像咸怯
其言後於寺北谷中見一臥石可長
丈八乃雇匠營造向經一周面腹粗
了而背著地以六具拗舉之如初不
動經夜至旦忽然自翻即就營訖移
置佛堂晉州陷日像汗流地周兵入
齊燒諸佛寺此像獨不變色又欲倒
之人牛六十餘頭挽不可動忽有異
僧以瓦木土鑿壘而圍之須臾便了
失僧所在像後降夢信心者曰吾患
腳痛其人悟而覩焉乃木傷其一指

[illegible]

也遂即被之開皇十年有盜得像

者夢丈人入室責之賊遂懺悔

而謝焉其像現存並見雜異記及諸

僧録然斯通感佛教備彰但是福門

無非靈應竊以像避燒狩萬邪道

影覆異術經焚不灰靈骨之汲神光

密迹之興𠃵護其相大矣具在前傳

至如貞觀五年梁州安養寺慧光師

弟子母氏貪奢內無福衣未入子房

取故袈裟作之亦著與諸隣母同聚

言笑忽覺腳熱漸上至腰須臾當袈

擲隣母自步之外土返兩耳開絕經

日方得醒悟所用衣者遂被震死火

燒焦踡蜷其背自由用淡衣一如法

也其子叔頂又無衣衫出乃露髮林下

方終鏑散是知受持法服惠及三歸

之龍信不虛矣並有山居僧在深巖

以衣蟬前感異神來形極可畏伸辟

內探欲取宿者畏觸袈裟竟不得入

遂得免脫如是衆相不可具記如上

下諸例中

釋慧遠姓王家于襄陽幼年在道綺

修成務或登山臨水或邑落遊行但

擴形勝之所皆層心寺宇或補緝成（續禪德禪慧覺元……明）
廢為禪閑之所宅過後居天台之緣
布寺修禪繫業又於武當山如前
擴壽有陳之日獨發大行百難覓者
殆其過半弃內興慈於揚都大帝
建大樂藏須者便給拯濟於隆金陵
諸寺數過七百年月逾遠杇壞略盡
逮謂勸修補三百餘所皆金飾華麗
有移怛度仁壽年中於揚州白塔寺
建七層木浮圖村石既充付後營立
乃济江西上至鄱陽頭章諸郡覩於
功德願與衆生同此福緣故其所至
封邑見有坊寺禪宇靈塔神儀無闕
金木土石並即率化成造其數非一
晚為沙門慧雲邀請於上廬岳造西
林寺重閣七間欒櫨重疊光耀山勢
初造之日惜用黃楠閣境推求了無
一樹僉欲改用餘木建曰誠心在此
豈更餘求但至誠無感故訪逅不遂
必心期果決於散並變為楠如來不
獲閣成則無日矣衆懼其言四出追
求乃於境內下巢山感得一谷並是
黃楠而在窮澗幽深無由可出建乃

行崖壁忽見一處晃有光明窺見其
中可通村道惟有五尺餘並天崖遂
牽曳木石至於江首中途灘復隨後
並壞又至廬阜不失一根閣遂得成
宏冠前構後忽偏斜向南三尺工匠
設計取正無方有石門澗當于閣南
忽有猛風北吹還正于今尚在晚往
長沙鑄鍾造像所至方面若草從焉
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達
任性造真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
物情然其形服弊麁殆不可覩外綜
繁弊內收理靜傍觀沉伏似不能言
而指撝應附立有成遂斯即處煩不
撓固其人矣又為西林閣成尊容猶
闕復泝江投造脩建克滿故舉閣圓
備並達之功大業六年七月晦旦舊
疾忽增七日倚卧異香入室旋繞如
雲閣中像設並汗流地眾見此瑞審
達當終官人撿驗具以聞奏達神志
如常累以餘業奄尒長逝年八十七矣
釋僧晃姓馮氏綿州涪城南昌人形
長八尺顏貌都偉威容整肅動中規
矩而鷹眼虎身鵝行為步聲氣雄

晃志略表述綱維法任有桂石焉故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第三十五張 明中右）
使岷巴領袖咸所推仰昔年在志學
文才博達時共馨譽嘗夢手擎日
太虛中坐使晃然啟俗欣慕出家私
即立名為僧晃也父母未之許拘械
兩足牢繫屋柱決意已絕擔心無改
不移旦夕鎖自然解乃嘆曰夫志之
所及也山岳以之轉江河以之絕城
臺以之崩瀛海以之竭日月為之潛
光須彌為之崩頹星辰為之改度嘉樹
為之蕨摧況復金木之與桎梏矣足
以語哉二親願其異感任從道化條
參法師出家受業學通大小夙夜匪
懈會孚末周初佛法猶濫行多浮略
迂誕眡居晃具戒未閑而超然異表
少能精苦性自矜持率非師友所成
立也眾皆挹其神宇密相高尚及昇
壇之後偏攻十誦數年劬勞朗鑒精
熟研微造盡抹欝可崇周保定後更
業長安進學僧祇討其幽旨有難必
究是滯能通又於曇相禪師稟受心
法觀道圓淨由此彌開又於開禪師
方等行道洞入時倫無與相映自此

罕得而傳者由多營福業勞事有義
是以隱墜世不稱也既而遐邇諷德
聲聞天庭武帝下勅延於明德殿言
議開闡殊遂聖心乃授本州三藏大
隋啓祚而委僧正匡御本邑而對決
方正當罰嚴平綿蓋欽風貴賤依奉
前後州二十有餘人皆授戒香斷惡
行善開皇十五年又於寺中置頭陀
衆僧事綱免以引憧者仁壽以後重
葺寺衆共轉藏經周而復始初不斷
絶供給嚫錫一出俗緣皆是指授故
福報所至如泉不窮僧業茂盛方類
推舉以武德冬初終於所住之振響
寺春秋八十五矣初未終前佛堂蓮
華池自然枯竭池側慈竹無故彫死
寺內薔薇非時發花曄如夏月衆以
榮枯兩瑞不無生滅之懷德異常倫
故感應之所期耳
釋住力姓褚氏河南陽翟人避地吳
郡之錢塘縣因而家焉宿植勝因早
修慧業甫及八歲出家學道器宇
凝峻虛懷接悟聲第之高有聞緇俗
陳中宗宣帝於京城之左造泰皇寺

宏壯之極登礪泉府遍勑專監百工
故得揆測指撝面勢嚴淨至德二年
又勑為寺主值江表淪亡僧徒乖散
乃負錫遊方訪求勝地行至江都乃
於長樂寺而止心焉隋開皇十三年建
塔五層金牓景耀巍然挺秀遠近式
瞻至十七年煬帝晉蕃又臨江海以
力為寺任繕造之功故也初梁武得
優填王像神瑞難紀在丹陽之龍光
寺及陳國云亡道場焚毀力乃奉接
尊儀及王謐所得定光像者並延長
樂身心供養而殿宇褊狹未盡莊嚴
遂宣導四部王公黎庶共修高閣并
夾二樓寺眾大小三百餘僧咸同喜
捨畢願締構力乃勵率同侶二百餘
僧共往豫章刊山伐木人力既壯規
摹所指妙盡物情即年成立制置華
絕力異神之宏壯高顯挺超區宇大
業四年又起四周僧房廊廡齋廚倉
庫備足故使眾僧常續斷諸無因再
往京師深降恩禮還至江都又蒙勑
慰大業十年自竭身資以檀香木
模寫瑞像并二菩薩一今寺成同也

閣內至十四年隋室喪乱道俗流亡
散若蓬析无諸備市指以身命守護
殿閣寺居孤危顧影為儔啜菽飲水
冉離寒暑雖耆年暮齒宛志力逾壯
泥塗蘧落周匝火燒口誦不輟手行
治葺賊徒雲并見者哀嘆往往革心
相佐修補皇唐受命弘宣大法舊僧
餘衆並造相投邑室雖焚此寺猶在
武德六年江表賊師輔公祏負阻繕
兵潛圖反叛凡百寺觀撤送江南力
乃致書再請願在閣前燒身以留寺
宇祏偽号尊稱志在傾弥雖得其書
全不顧遇力謂弟子曰吾無量劫来
積習貪愛不能捐捨形命以報法恩
今欲自於佛前取盡决不忍見像濟
江可積乾薪自燒供養吾滅之後像
必南渡丞資什物並入尊像並服施
靈理宜敗革便以香湯沐浴加趺面
西引火自焚平坐炭聚時年八十即
武德六年十月八日也命終火滅合
掌嶷然更足闕維一時都化初力在
佛前焚時群鵲哀鳴其聲甚切右遶
七匝方始飛去及身沒後像果南遷

殷闐房廊得免煨燼法寶僧衆如舊 卷第二十九 第十九

者爲門人慧安智鑑者師資義重碍

易恩深爲樹高碑立寺之内東宮庶

子虞世南爲文今像還歸於本闍云

釋智興俗緣宋氏洛州人也謙約成

務厲行堅明誦諸經數十卷并行法

要偈數千行心口相師不輟昏曉住

禪定寺今所謂大莊嚴也初依首律

師隨從講會思力清徹同侶高之徵

難鋒鏑詞鋒聳挺又能流靡巧便不

傷倫次時以其行無諍也大業五年

仲冬次掌維那時鍾斷候寒颯勤至

僧徒無擾有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

幸江都中路身亡初無凶告忽通夢

其妻曰吾行從達彭城不幸病死

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

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

興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

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

十疋奉之并陳吾意從睡驚覺怪夢

所由與人共說初無信者尋又夢

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

奄至恰然夢同乃奉絹與之慨興

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有問興曰何緣
此鍾乃感斯應興曰余無他術見付
法藏傳罽膩吒王劍輪停事又增一
阿含鍾聲功德敬遵此轍苦力行之
每冬登樓寒風切肉僧給皮袖用執
鍾捉余自厲意露手捉之嚴寒裂肉
掌中凝血不以為辞又至諸時鳴鍾
之始願諸賢聖同入道場然後三下
將欲長打如先致敬願諸惡趣聞此
鍾聲俱時離苦如斯願行志常奉修
豈惟微誠遂能遠感衆服其言以貞
觀六年三月遘疾少時自知後世捨
縁身資召諸師友因令陳別尋卒荘
嚴春秋四十有五瑩於杜城窟由弟
子善因宗師戒範講四分律講法華
經眞神福慧著聞京邑
釋道積河東安邑人也俗姓相罡名
子封既蔭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
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而執
奉居手觀之文成祖里其後因而氏
焉父宣彬廓有大志好學該富宗尚
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年二十
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

續高僧傳第十二　面
見而異之即為剃落受具後依
法明禪師希求心學綜貫三藏未出
山門然為幽滯自難聖教隨開意
十三年時師採錄周行採撰經論
冥訖遂行于普興法師寺學涅槃
所未聞乃經四載晴通三事為門學
所推至十八年入京室依寶昌寺
明及法師諮習地論又依轉寺曾識
法師攝大乘論采十義東習六分辯
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
往并州武德寺沙門洪技所聽採地
持故得十法二持畢源斯盡四年七
月揚諒作乱遂與同侶素傑諸師南
旋浦坂既達鄉壤法化大行先講經
胀後敷攝論并諸異部往往宣傳又
知命將隣偏存地持以為誡勗之極
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
獨未盡結宗慈訓遂遍遍洽而深讚
頻惜重慎識鍵足樂歸依初不引顧
於訓後偈曰安為戒垢聖典常言攝
度誘衆摘識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況
復面對無深且道貴清顯下余能濫
俗重遂雖君子攸奉余雖不逮請遵

其度由此受戒敎授授沒齒未嘗參詢（緇侶傳法寺三藏明傳）
諸請不聽今望斯則骨梗物已溢貴
高蹈河東見後莫與同風先是沙門
曹溪隋初於普救寺創營大像百丈
方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終爾逝
鄉邑者爰請精繼之乃惟大造之未
成也丹引七貴而崇樹之修建十年興
莊都了道俗廣賴依喜相并初結發
請之夕夢覺傍見二師子於大像
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覺惟回將
王自在則表法無滯寶珠自有又
喻財施不窮實連諧閑功成斯在即
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像前今
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奏華持東
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
合上坊下院赫弈相臨園磑田蔬周
環備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勝堂樹
有皆積之力而弊衣菲食輕財重命
普救難賑追靜歸閑爲而不恃即
幽隱天懷抗志頹絕人世不令而衆
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真
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貽香衣刺史杜
楚客知人之重遂集求法其感動柔

雍皆此類也往經隋季擁閉河東遍
守堯君素鎮守蒲城偏師肆暴時人
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登城守固
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扞者積憤
嘆內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
衰法無隆替天之未喪斯文在斯且
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
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遜
神素歷階厲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
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若生但
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所甘心計
城之存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
運也豈五三虛怯而能濟乎昔者漢
欽四皓天下隆平魏重干木舉國大
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及天常以會靈
衹恐納不祥之地耳敢布腹心願深
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後為天
下笑也公若索頭與頭仍為本願必
縱以殘生逼充步甲者則不知生為
何生死為何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
素初聞諫重積詞氣但張目直視曰
異哉斯人也何乃心氣若斯之壯耶
因捨而不問畢諭積陳儀表素以欽

殺無度騁其毒心加又擧意輕陵雖
當時獲復而禍作其地卒為滅餘宗
所害自積立性剛果志決不迴遇逢
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訶責本緣
拙拉無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
弥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
年九月十八日終於本寺春秋六十
有九初積云疾的無所苦自知即世
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吾卒今年
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耶告
曰死生法尒吾不懼也且老僧將年
七十刻史貌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
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
云乎世實危脆無牢強者去終三日
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
釋德美俗姓王清河臨清人也年在
童稚天然樂善口中所演恒鋪讚唄
擁塵聚戲必先景塔每見形像生知
礼敬由是親故容而異之知非紹繼
之胤也任從師學十六辭親投諸林
野廣訪名賢周為師傳年至十九方
蒙剃落謹敬謙恪專思行務雖經論
倫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尊

通宗系逗末善友無擇遐迩崇敬自
厲不群非類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
持戒捡礼懺為業因往太白山誦佛
名經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
人以其捻持念力功格涅槃太白九
隴先有僧邑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
之而為師導從受義業亟染暄涼後
還京輦住慧雲寺值默禪師又從請
業默即道善禪師之神足也善遵承
信行普功德主節約形心不衣皮帛
默從受道聞見學之望重京都徧歸
俗衆美係承默十有餘年三業隨從
深相器待所以每歲礼懺將散道塲
告期七日苦加勸勇万五千佛日別
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介至終
千有餘遍故默之弘奬福門開悟士
俗廣召大衆咸列檀那利養所歸京
輦為冣積而能散時又弥重常於興
善千僧行道期滿䞋奉人別十縑將
及散晨外赴加倍執事懼少係名付
物默聞告曰何有此理不成僧義必
若約截凡聖難知但當供養不慮虛
費庫先無財物散之㝡及設大會七

續高僧傳第二十九 第二十張 明

衆復集施物山積鄰舊咸充時又欽
之謂其志大而致遠故使王承其勵
也不然誰能視斷不禪耶故自開皇
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
咸余點將減度以普福田業委於美
美頭行之故悲敬兩田年常一施或
給衣服或濟糠粮及諸造福處多有
匱竭皆來祈造通皆賑給又至夏末
諸寺受盆隨有盆處皆送物往故俗
所謂普盆錢也往往禪定斷事無殆
大業末歲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
異人形服率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
不打餅以用供養美曰麵易辦也人
多餅擘何由可致便曰易可辦耳旦
溲三十斛麵作兩日調餅不擘也即
隨言給但云多辦氣水楷多貯冷水
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麵提拳鼓動
人物僧俗聚觀驚亂眼可須臾打切
麵已將半命人褁之隨熟內水自往
攪之及明行餅皆訂緊韌抽拔難斷
千人一飽咸共欣奉試尋匠者通問
失所餘有糟乳中餅日別供僧乃盡
限期一無爛壞合衆悲慶感通斯應

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又延而住美乃
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嚴華堂宇宏
麗周廊四注複殿重敞誓共含生斷
諸惡業鎮長礼悔潔淨方等凡欲進
具必先依憑蕩滌身心方登壇位又
於一時所汲浴井忽然自竭徒眾駭
立無由洗懺美乃執爐臨井苦加祈
告應時泉涌還同恒日時共宗焉所
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賷供
養每諸起塔祈請散之百粒千粒隨
須而給精苦所感隨散隨滿由是增
信彌隆勤懇不絕又年經秋夏常行
徒跣忍蹈虫蟻慈濟意也或行般舟
一夏不坐或學止過三年不言或動
不輕通礼七眾或同節食四分之一
如斯雜行其相紛綸即目略舒差難
備舉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弥陁
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合掌稱佛卒于寺院春秋六十
三矣乃送於南山鵄鳴堆後又收骸
於楩梓谷起塔弟子等樹碑于會昌
寺侍中于志寧為文又京邑沙門曇
獻者亦以弘福之業功格前賢身令成

範衆所推揖所造福業隨處成焉故
光明寶閣冠絶寰中慈悲佛殿時所
驚異人世務余故不廣焉
釋慧胄姓王蒲州蒲坂人少在道門
樂崇福事受具已後師表僧祇及至
立年又專禪誦曉夕相繼偏重法華
後住京邑清禪寺草創基構並用相
委四十餘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級浮
空重廊遠攝堂殿院宇衆事圓成所
以竹樹森繁園圃周遶水陸莊田倉
廩碾磑庫藏盈滿莫匪由焉京師殷
有無過此寺終始監護功實一人年
至耳順便辭僧任衆以勤劬經久亘
令攝居及有臨機斷決並用諮詢寺
足淨人無可役者乃選取二十頭令
學鼓舞每至節日設樂像前四遠同
觀以為欣慶故家人子衆接踵傳風
聲伎之最高於俗里遇患極困自然
知平香湯沐浴正理衣襟曰吾有小
罪須加重禍事由營造掘獎故也至
於終晨言氣不昧告弟子曰酬償了
矣吾其去矣尋聲而卒春秋六十有
九即貞觀初年也乃露骸收葬為起

方據就而銘之時京邑合昌有沙門
法素者倜儻不倫操筆奇卓雅為衆
愜本師智顗專行為福昔在江表建
適所至皆設万人大會夜告纔竟明
即成辦此例非一隋末東都要城自
固肌骨相望有若塊焉寺有金像二
軀各長一丈素不忍見斷窮尺取一
融破余米作糜餧諸饑者須臾米盡
又取欲壞時沙門辯相與諸僧寺推
諍不與素曰諸大德未知至理也昔
如来因地為諸衆生尚不惜頭目髓
腦或生作肉山或死作大魚以濟飢
餒如何成果復更貪惜化形必不然
矣素今身肉堪者亦所不惜大德須
知今此一像若不惠給衆生城破之
後亦必從毀則墜陷多人何如素今
一身當也衆不許之及為鄭降因像
先分散如其言焉然其言行譎詭險
而難遵其例不一後入京室并會昌寺
釋智通姓陳佳梓州八歲出家為正
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并講在手顯
山善持威儀奉戒貞苦降伏皇老土
安奉章必杖之五十遠近皆憚寺字

成就惟其終始合衆畏慎無蓄私財
者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
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
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万貫恨未
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
七矣小食時終合寺房堂皆動而作
白色經一食頃
釋慧震姓龐住梓州通泉寺身長八
尺後聽嵩師三論大領玄旨偏力所
被蜀部還推嵩之還南得袈裟二百
領以貽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
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
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
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
像兩邊泉流即命石工鐫鑿坐身高
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
都集道俗三万慶此尊儀其像口中
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
五百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
至十四年七月忽自斷齒不食三日
震聞毛竪有一異僧名為十力語震
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
五日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

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
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
施門四遠悲敬来者皆給至終年初
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二七日俗緣
晃季內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
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
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
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衆覩奇瑞
知其即世衰日嘉相已現不容待滿
便行嚫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盧舍
那三匝還於佛前𨇾跪正念大衆滿
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
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万
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搭
高五丈合龍安網牀扶屍置上經百餘
日猶不变仆道俗万餘悲淚相結云
釋慧雲姓王太原人也遠祖避地止
于九江弱年樂道投匡山大林寺沙
門智鍇而出家焉鍇亦標領當時有
聲出世而雲慷慨時俗精厲歸從故
得獨異恒倫不拘物累致有大節大
務倫所留心時年二十有五達禪師
者江淮內外所在興造事力不逐咸

續高僧傳大第十九第二十張 明由

來祈請雲為寺廟毀壞故致遂延達
不許之雲以來告不申便陳死請委
身在地涕泗滂沲流逆塗滂滿五尺
許又以頭叩地青腫覆眼如諸指願
曰若不蒙赴雲亦投江達見其意感
欻然迴意雲即前告道俗所在迎候
披草望山行不由徑路值群虎不假
驅自延達至山須有經始游流諸虎
捨拔功德時屬嚴冬冰擁般路肩砂
頗結憂阻舟人雲乃急擊不覺破冰
挽纜膂騰以下凌斷截肉流血凝住
不覺疲苦自此般行二百餘里方登
所在其懇誠難繼並例此也隋季末
齡中表賊亂有林上矟者結眾豫章
偽稱楚帝偽尚書令鄱陽胡秀才親
領士眾臨據九江因感發心欲寫盧
山東林文殊瑞像盡所鎮境勢監護
者道俗僉議以雲有出眾之奇雅當
與還鍾鍾既辦便就鎔範光儀乃具
唯頭及腸兩處有孔時衆未之悟也
其年秀才偽勅所追有像色金亘三
一兩盛以竹筒雲以賊徒蜂起無方
寺讓並用付寺又以念誦銅珠一環

遺寸為信行至宮亭軍士乞福寸得
便風舉帆前引恭至中路遺浪將共
財物蕩盡惟人達岸寸諸無所損但
失像色金頃竟江時呼嗟不絕揩溺
不成深為業也須臾金像隨浪逆流
并遺銅珠前後相繼泝隱向岸就寸
既獲色金舉衆同歡欣無量計被
沒處至所岸三十餘里重而能浮
逆波相援軍民通佐驚異靈感及寸
之遇害也刃開頸肩恰符像焉初寸
之欲擊賊以金用妾妹文曉禪師及
楚都既覆群寇交侵曉用幣布裹金
揩以避難不免為賊所奪既失像金
俱不知是金揩也曉得本金妾重成
取求無計尋有賊中来者盜金授曉
就光相超擬今在山閣初鑄像時有
李五戒者私發願曰若鎔金日揩然
一躬雲為摸樣早成遂前期曰李氏
知已鑄乃夢像曰汝先願然躬如何
違信耶李氏夢寤因始知之即發
前以刀解躬蹴布經骨而燒焉又感
徵應略其事也雲以江介感紆累逢
昔竊經論乃積而戒律未弘遂越帝

京師參學府值首律師當陽開化大
適本志悲喜交并採擇行務有聞朝
省下勅令住弘福而形貌長偉骨函
多騁言晤成亭衆所知識偏能讀論
頗盛威容故齋福大集恒居坐首群
公卿士側席虛心一舉五卷須臾尋
了未聞疎譴莫不嘉尚然其程器卽
目故略叙之
論曰夫住持之相其例乃多色擧精
博要惟二種道法弘世則静倒絶其
生源相法所持則導含開其耳目宗
途既闡万代奉其風規雖或中徽終
亦依之成則昔如来創化寺聞須達
之源塔現古今初惟積土之漸從斯
巳後福事弥隆無憂之碣林繁有信
之園星布自摩騰入洛其相先揚建
寺以宅僧居顯福門之出俗圖繪以
開依信知化主之神工故有列寺將
千繕塔數百前修標其華望後進重
其高奇遂得金刹千雲四遠瞻而懷
敬寶臺架迴七衆望以知歸並弘道
之初津攝度之權術也至如列風治
閣出慧達之深誠傳聲停毒寔智興

之道感會明志闡遺等偕先振動幽

明達公因治水而集樹美上假冥聖
而陳僧慧雲貞烈普金以之不沉道
積換言句由斯不拔若斷盡譏不
義由來然則經理與事論暸退浚並
由志鄭素步精非為能致涉鄭違使
爾措願功敗垂成義當斯也昔如來
在世躬治院門大集僧務兆聖不覆
迦葉之營五寺恒預踴泥因達之任
月直常僕掃地是以福事之來道引
途遠下凡祖習故是常科而頒世俗
豪每多欺名觀塗塔為庸夫謂引村
為堅伍出道無宜行施入俗有絶清
心斯語不倫珠乖正則故天報為貴
尚行乞於人開聖果為高犯彼纖於
僧部斯徒衆矣略舉可知是以福智
三藏室有兩誦大經大論盛列綱猷
即可師承難為排斥且自世有諸福
其衆多雜奇傍經陳揚疑偽偕祖
朝皇之始釋教勃興真偽混流邪雜
遺寺不勅沙門法經定其正本所以
人中造者五百餘卷同並燔之餘不
盡者隨方間出比諸經藏惟錄正本

遍數則有三万餘卷已外別生雜集

並天寫之至於疑偽時復抄錄斯由
未曾陶練故致此涉識為論之爭如
業師行事源出宗朝化用在錢頓存
泫洛唷煬洛水彥琮所翻義節全同
文錄少略斯則梵本有據祈福之元
章也但以世惟相有非相何以曉心
大聖之機任物而敷此要如說行者
必致攘除惡涉懔已自虧名實故彼
文云口為說空行在有中誠言得矣
或有精專懇苦厚供弥隆一所祈無
應者則往業堅明定須酬償故文云
唯除宿殃餘則可脫然則業無永定
皆可轉除任業增生無成聖義故經
明識止約內心有愧則主無懃斯有
三報輕重具顯涅槃六根淳薄亦陳
音觀是知宿殃不請例是別時通諸
理教義須隱括又有普賢別行金光
懺儀多歸清衆事乖通俗比有行事
執著者多遍吉雖來皆虧法利故彼
文云諸業障海從妄想生還須體妄
方願前業今則緣念彼此我所兩存
倒想逾增故難遣聖義應塵無以來

達真識有以明通俗在凡下位行漸
若斯須舊常重理非筌悟衆初方廣
源在荊襄本以厲疾所投祈誠悔過
哀叅往業悲慟酸涼能使像手摩頭
所苦豁然平復同疾相重遂廣其塵
乃依約諸經抄撮成部聲聲以和動
發恒沙談述罪緣足使汗垂淚瀉統
括福慶能令藏府俱傾百司以治一
朝万化惟通一道披時濟世諒可嘉
之而根經出非本事須品藻六根大
懺其本惟梁武帝親行情矜黙識故
文云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當由根識
未調故使情塵濫染年別廣行捨大
寶而克謹傾心力所被感地震而天
降祥是稱風靡嚮成恒則有陳真觀
因而廣之但為文涉菁華心行頗淡
原夫懺悔之設務在專貞欲使肝膽
露於衆前慙愧成於即日固得罪終
福始言行可依如文宣之製淨住言
詞可屬別經教如對佛述歆欣如焉
而卷雖二十覽者不覺其繁文乃重
生讀人不嫌其妨世稱筆海固匪浮
言又有妄讀懺文行於悔法罪事業

雖不解位以十條因攝煩等未知本
若三惱退論盡紙皆憤遍苦自他為
師難共隨貪歸苦彼此剗遣累來
日清澄固約前論溥為准與六道慈
懺源亦同前事在歲終方行此祀道
別開奠海陸之味畢陳隨趣請祝慈
悲之意功矣原夫六道至果趣別重
輕人含十等之差餘則舉例可悉詞
合所述必處鬼道有親供祭必生隨
喜心喜身能故曰充飢非由供福業
令自受以正法義理有所從無有自
作他人受果斯則目連餉母事也自
外五趣報否所攝隨報位隔無由通
給今則道別陳莫恐非臨饗然又報
得諸通事含生趣不妨也必徹視待
會而從祭酹自此已外其例難收或
度星安宅決明罪福占祭投輪懷謀
結錢同歸淺俗未入深經然罪積由
未福興伊始俱惟妄想而吉凶難諧
愚凡所願諒奈其用又有不揆分量
登覓聖賢端然思道逸成位地此益
想心懷道不識道是妄心知妄思心
不起有起實歸惟識識心違俗知何

不為用此接輪應分業相文有多半
[illegible]
律名般舟論呪多之益之生末濟相逝
開顯淺深且談惟宣妄想冥取叅
遙況在現輪乎擲主必可准若大戒
業所起採攝有因或又過理而生茲
機緣觀具理業生係事而起故識之
須緣事懺必勤身營攝慮煩當道行
宗理悔必折破我人知妄是其大悟
並如別錄懺法層之是知釋宗一化
大較三門若樂罪時須行福事因緣
福故便起想者則應破遣教思理觀
如斯具多尋集業可期若業興三全乎
教意惟夫大聖垂世本為生福緣
情樂還資故習義須思擇斷證入道
斯言極矣世不達者以福為道競附
情經用為高勝正是戒見二結所收
我倒常行何能造縛是以過今善權
實之有從達界繫之無來明識迷之
重輕曉分量之優劣莫不以罪障夫
人一向須捨福為有基雖行不當
論八禪滿精六度不殊事觀各滿
善皆為有漏大論明言計並封心故
非道業至如色有物是凡聖通行非

想極居無生不止終非出要未靜輪
廻但為封迷不厭故也況以乱善用
充靜業有識聞之足為殷鑒流俗
儒素尚指固我之心但謂我能行之
故非清蕩所播豈得心用浮動觸境
增迷妄計為道一何可笑復聞福為
有本潛神不修身行處世何能無事
事涉罪福理必通知且如衣食四資
無時不假佛制取納惟係觀門輕倫
對治斯誠罪也奉觀勤行斯誠福也
謂我能行便成違理我不能行又是
違事違事則業繫三途違理則福纏
諸欲在凡使注何能靜心入止正見
方傾善趣故知因修世相知何不為
惟勤觀門漸當決有不尒沉淪還歸無
始伊我同舟可不免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